

# 平常東西的故事

著夫涅烈甫拉

譯華靖曹



集選說小篇短譯翻

# 事故的西東常平

著夫涅烈甫拉

譯華靖曹

行發社書圖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

平常東西的故事

每冊定價 元 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白 拉甫列涅大

翻譯者 曹 靖 華

發行台 三戶圖書社

桂林中北路

印刷所 三戶印刷社

桂林觀音山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平常東西的故事

拉甫列連夫

電影

街道……黎明……

急急慌慌歪歪扭扭的在牆上貼着的佈告……

緊急通告

紅黨放棄城市。一部分義勇軍已抵城外。居民請求維持治安。

滿身灰塵的紅軍士兵由佈告跟前經過。沈掂掂的步鎗在地下拉着。

望見了佈告……突然氣沖沖的撕着牠。

他嘴唇在動着……顯然是氣憤不平的在老罵着。



外國人

破框的鏡子，背面鏽着綠色的污斑，鏡子破成兩半了，笨脚笨手的人把他粘起來，沒有粘齊，所以一半錯上，一半錯下了。

因此，照進去的臉就分成兩半了，嘴歪到耳朵上，現出一個怪相來。

椅子靠上搭着上身西裝，鏡子前面坐着一個刮臉的人，穿着文雅的灰褲子和平頭，藍腰的，美國式的紫皮鞋。

理髮店是開在城外火藥庫的殘垣廢墟中間的，店裏醜陋得異常，滿落着蠅子屎，發着壞酒氣，髒衣服氣和腐臭的馬鈴薯氣。

不曉得爲什麼那位蓬首垢面，醉意洋洋的烏克蘭的小傻子把他的寶號開到這樣的地方，就是狗到這裏也不過只翹起腿來撒一撒尿而已。他羞慚慚的坐到窗子跟前，斜着眼睛，望着那位在這樣早的天氣，幾乎把他的門都要敲破了的、操着支離的俄語，要着

熱水和剃刀而親自下手刮臉的奇怪的顧客。

小窗子上蒙着灰塵的玻璃，被那轟然的砲聲震得顫動着，當每次劇烈的震動的時候，那刮臉人的灰色的眼睛，沈靜的，注意的向窗子張望着。

在鉛鑲的盃內，在雪圍一般的胰子沫內，閃着刮下來的金橘色的捲髮。

刮臉的人放下剃刀，將細薄的手帕放到熱水內浸了一下，拭了拭臉。到褲兜內掏出一個銀粉盒在臉上撲着粉。

用手指摸了摸光滑的雙頰和下巴上的小窩，口緊緊的閉了一下又鬆開來，玫瑰色的紅雲，剎那間在嘴唇上現了一下又消失了。

窗子又被轟然的砲聲震動起來了。

老板打了一個寒顫，彷彿由夢中醒來似的，帶着啞嗓子說：『不來！』

『放大砲的很近了！』

『Comment? (怎麼?)……什麼你的話說！』



外國人很快的向老板轉過身來，聽他氣的嘟囔着：

「說什麼？再給你說一道吧！……我說了五十歲了——人都懂得我，可是現在

你不明白！……我們耶穌教的人都明白，可是你們回子話我學不來！」

「呵！外國人拉着腔。」

老板正在吃驚的時候，他由衣袋裏掏出一個褐色的小藥瓶，用指甲將那塞得很深的瓶塞拔出來，倒到小碟內，一種液體發着沖鼻的氣味。將瓶頭的刷子浸到裏邊攪了攪，就由額上向腦後振起來。

老板張開口，看着那振了的金黃的頭髮漸漸的發烏，漸漸的變黑了。轉眼內露出

外國人站起來，用手帕擋着頭，仔細的再三的劈着頭縫。

帶上領子，結上領帶，當穿上衣的時候，就聽見老板的討厭的聲音：

「真是想不到的事！……你把你的頭髮怎麼弄的呢？難道你是滑稽戲子嗎？是什麼

角色化裝的嗎？」

外國人輕輕的笑了一下：

『不！我不是戲子，我是買賣人，我姓李昂……我叫李昂·顧久禮……』

『我說看着你都不像基督教的人……看你這姓都不是人的姓，簡直像狗的姓！』

『噓噓噓噓這樣的臭東西在世上真不稀罕……』

老板帶着瞧不起的樣子往地下吐了一口。

李昂將輕便的大衣由衣鉤上卸下來，將大禮帽往頭上一嵌，伸手往老板手裏入了

一把鈔票。

那烏克蘭的小傻子睜了一睜眼，當他還沒悟會過來的時候，外國人已經在街上順

着花園旁邊的籬垣，邁着步兒，向那遙遠的，被朝日映得血紅的烟筒那邊的城裏去了。

老板狐疑的握着錢，臉上堆着笑紋，狡猾的向窗子望着，搖着蓬頭，很清亮的說：

『一定是喬裝的！』



『Au Revoir、(再見吧)勇敢的 jeune Homme！(少年)』

是清朗的，溫和的，將近初秋的天氣。

李昂安閒的在街上向着那螞蟻一般的蠕動的人羣那方面走着。

在寬廣的，斜坡的，草木皆兵，空寂無人的街道的盡處，有一個古公園。公園的一邊，下臨懸崖，崖下有涓涓的清流和被清流舐成波紋的沙岸。

小徑如帶，環繞到崖上的園邊，徑旁隔着鐵欄干，欄干被古菩提樹的寬闊的蔭涼遮蓋着。

人們憑依着欄干，彷彿欄干脹胖了。

在河之彼岸長着淺黃的蘆葦，河岸被蜿蜒如蛇的支流橫斷着，沿着很窄的土堤蠕動着紅的小甲蟲，有時閃着金屬的閃光。

當李昂客客氣氣，不斷的舉起帽子，擠到欄干跟前的時候，遠遠的由左邊火車站的

地方隆隆然發了四聲大砲，砲彈由空中飛過，迫激着空氣作凜然的嘯聲，在很遠的堤那邊，在小松林上開了花，成了四個白白的烟球。

憑欄而立的人們都驚嘆着：

『呵——呀——呀——』

『打過火了，』一個有力的自信的聲音說道。

但是話還未曾說完，空中又凜然的嘯起來，白烟球恰在那堤上開了花，一片白烟將土堤罩起來。

『這一下可打中了！……打得真好！』

一位鬚黃頭髮，戴着金絲眼鏡，同李昂並排站着的肥胖的人，在用舌尖舐着嘴唇。可以望見那些紅甲蟲在堤上倉皇的亂奔着。

『哈哈，不大愛嗎！這些混蛋可受着了！』

『可惜，統統總是要拚一火的！』



『不一定統統的好多都打死了！』

『科尼洛夫\*的人真勇敢！』

『一齊都打死了他們！……那些粗暴的，該死的土匪！』

子母彈的爆炸準確而且頻煩了。一個老年人穿着寬大衣，手裏攬着一位美麗的女

子，她扭過臉來對李昂說：

『這個叫什麼東西……放的是什麼？』

『子母彈！……是這樣一個筒子，裏邊裝好多小子彈。很討厭的東西！ These things -

greable! (很討厭的東西)』

老頭子又死死的向地平綫盡處凝視着。青年女子的秋波轉向李昂微笑了一下。

『這是榴霰彈吧？』她問着，大概她覺得用了這一個專名詞，有點快活而自傲的樣

子。

\* 科尼洛夫爲沙皇時將軍，爲武力反攻蘇聯將領之一，一九一八年在葉加德林諾斯爾戰死。



『Oui, madame! (是的,太太,)榴霰彈!』

李昂舉了舉帽子就離開欄杆了。回首望着她那多情的悵惘的秋波,很快活的用手貼到嘴唇上送了一個空中的接吻,沿着小徑,用手杖擊着小石子走去了。

下了沙坡向城門走去了。門樓上那帝制時代的國徽——展着兩翅,帶着章紋的鷹,在閃着暗金色的光輝。閒散的孩子們用石頭將牠的兩個頭都敲壞了。

由街上打算轉向碼頭去,但是聽見背後的喊聲:

『瞧! 馬隊!』

於是一陣馬蹄聲,閃電一般的飛馳過去了。

李昂站到街旁,順着街道瞻望着。

英國的金紅的駿馬上,騎着輕裝的騎士,馬口濺着白沫,高高的揚着蹄子飛奔着。這是騎兵前衛,約有三十匹馬。

一位年青的,由馳馬而面上起着紅暈,帶着戰勝餘威的細細身幹的軍官,手裏執着

拔出的馬刀，頭巾的飄帶在背後迎風飄展着。

他突然將馬一勒，馬後腿正對着李昂跟前的路燈柱子，他環顧着，彷彿要找一個什麼人似的。

大概那外國人的安閒的儀容和文雅的服裝，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吧，他在馬身上欠了欠身子就問道：

『先生！那一條路到碼頭去最近？』

『哦，官長，你看見這一條街了嗎？你到第一個轉灣的時候向這一隻手……abroit！（向右轉）到那裏下去坡，就望見碼頭了！』

軍官舉刀行了一個敬禮又問道：

『你是外國人嗎？』

『Oui, monsieur！是的，先生！我是法國人！』

『阿，我們的同盟者……法蘭西萬歲！你費神往巴黎寫信吧，就說我們今天將那些



亦匪殺絕了。莫斯科馬上就成我們的了！」這聲無人教訓的潮聲。

普羅李昂狂喜的把手貼到心頭上，一陣狂喜走了。

「哦，官長俄國的軍官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Je plus brave! (最勇敢的) 我

們的福煦。將軍說俄國兵的一個空拳頭能夠把德國的大砲打碎了，」他略帶着諷刺的口氣說。只是這話口上由誰說大膽官制制心裏官制制心裏不滿意由太家裏

普羅軍官笑了一聲：「謝謝，先生！」轉向隊伍：「跟着我……跑步……跑！」

一陣馬蹄聲在那花園石舖的街上疾駛的時候迸出火花來。

普羅李昂帶着慶祝的神氣舞着手杖就走去了。到轉角處一座封閉了的商店跟前，靠着

上舖的欄干，仔細的望着貨架上蒙着灰塵的剩貨。普羅李昂帶着慶祝的神氣舞着手杖就走去了。到轉角處一座封閉了的商店跟前，靠着

上舖的欄干，仔細的望着貨架上蒙着灰塵的剩貨。普羅李昂帶着慶祝的神氣舞着手杖就走去了。到轉角處一座封閉了的商店跟前，靠着

抬起手來，很掃興的看見袖口邊上染了些紅黃的鏽斑。

福煦生於一八七五年。法國軍國主義領袖，歐戰時為協約國聯軍總司令。不日即被德軍殺害。



『Sacrebien! (真糟糕!)』法國人氣着說，由衣兜裏掏出手帕來，仔細的拭着鐵鏽。

傍晚的時候，他懶洋洋的，無目的的沿街徘徊着，遇見那些入城的義勇軍的騎兵和步兵的時候，他舞着手杖，舉着帽子很親熱的微笑着。有時候他夾雜到部隊裏同士兵和軍官們攀談着；不斷的行着立正或點頭禮，慶祝他們的勝利。

他帶着那可愛的面容，帶着那傻裏傻氣，笑嘻嘻的巴黎公園的浪蕩公子的面容；講着那滿口錯音的俄國話，幾乎把那些士兵和軍官都笑倒了。但是法國人不見怪，連他自己也笑着；只是那袖口上的鏽斑大概有時使他心裏有點戚然；因為他不斷的由衣兜裏掏出手帕來，帶着法國的罵人話，憤然拭着那倒霉的鐵鏽。

斜陽西沈了。居民都怕那意外的匪徒的白刃和哨兵的流彈，所以成了慣性似的，隨着那升起的潮水而爽涼的夜幕都藏到屋裏去了。

咯咯嘻嘻的李昂的足音，走向了一條寂無人聲的衚衕裏。

法國人遠遠的望見一道白白的燈光，蜜一般的由一座獨房的窗子裏瀉出來，那房子從前是屬於一個好馬者的闊地主的，是紅黨時代黨的區委所在的地方。

大門口停着一輛很大的汽車，車上躺着一個倦了的汽車夫。

門口的石階上站着一個端正威嚴，石像一般的守衛的下士，他彷彿負着無限的，絕對的義務。薄暮裏辨出了下士的衣袖上帶的缺角的黑紅的袖章。

李昂移步對正了窗子，看見屋內兩個歡天喜地，手舞足蹈的軍官。

他停住了脚步，想望得更清楚些，突然聽見嘩啦的舉鎗聲和叱聲來。

『不準在那裏！走開！』

李昂向前走着。

『不要緊，兵先生！我是和平老百姓，是外國人，如果不嫌棄……我是李昂！我滿心滿意的慶祝斯拉夫軍隊的勝利。』

法國人的無敵意的，老實的，傻氣而和愛的聲音，使得那下士的鎗都放下了。

法國人的大禮帽嵌到後腦上，撇開腿，站到那由窗子裏瀉出的燈光下，微笑着。下士看着他活像那銀幕上林德演的滑稽影片的主角；那時使他破顏為笑的不是手裏握着這沈重的步鎗，而是在那靜寂的，黑暗的影戲場裏握着那姑娘的纖纖的柔手。但他依然是嚴厲的說道：

『好吧，謝謝你！不過你走開吧，同守衛的講話是不行的！』

『Mille pardons! (格外原諒！) 我不曉得！我不是軍人！』你大概是守大砲的吧？』

下士哈哈大笑著，『不！』

『不！』此地是總司令部！

請走開吧！

『不！』此地是總司令部！

李昂走開了。走過獨房又回廳着。石階上站着不動，『不動的』下士，真是銅像一般的兀

立着。細細的錐形的刺刀上，閃着銀色的寒光。

法國人脫了禮帽用法國語大聲說：

『不！』此地是總司令部！